

[瑞典]马丁松

万之译

真实可被看做一种宁静普遍的哲学，它建立在自然秩序的存在之上，建立在对此存在的关照之上。中国的道家学说就应该如此理解。也应该如此理解苏格拉底的学说、伊拉斯姆斯的学说、在本身意义上人文主义的学说。但是随着城市的建立，对人类自己成功涉入其中的现实作出不同解释，这种理解的要求也逐步升级。道家只主张从所谓对立之物的辩证法出发。讲究普遍常道，或者道法自然，可以接受真实，但不认为人需要去证明真实。要证明真实，就只能导致把那些人们本该借以作为出发点的相对之物单元打散。这会反过来导致证据本身还需要证实，证实本身需要再证实，证实其证据组合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对真实的分析分解看来都是没有必要的。人们除了接受被分解得支离破碎的真实，被各个打散部分搅得困惑不解，搞得疲于奔命，其结果是不得不在各种组合之间作无穷无尽繁琐多样的选择，依然不会导致什么其他结果。人可以预见（因为除了哲学传统之外人也积累长久的困惑经验），若是开始拆碎基本的真实，把它们切割成事实或部分事实，那会把人引向何处。宁可还是停留在自然法则，停留在安稳的真实法则的存在状态，停留在“道”或者“平静之路”。与其沉思冥想循环积分，不如用人生状态的所有方式表达自己的生存，不是通过线绘或测量几何式精确细微的圆形，而是通过画一个内涵相对之物和谐共存的象征符号的圆环：阴与阳。

于是，人就有可能避免陷入所谓的分子式思维，也就是古希腊埃利亚学派哲学家芝诺所落入的两难处境。人就可以走另外的道路。当埃利亚学派钻研各种问题，讨论着分离的部分、点、小和大的距离、那些正消失的小时间单位和正消失

的大时间单位等等问题的时候，道家弟子们安静地坐在菩提树下，讨论简单的问题，讨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哲学，而足以回答自然而然的常存常在，是关于生活的艺术，而不是关于知识的力量。

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对于道家世界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需要提出像古埃及神庙门楣上那样的警世戒语，那种针对初学而涉世未深者的警告：“只寻求知识权力者必受诅咒！”

对于道家来说，知识从来不是一种权力机构，也不是寻求功名利禄的工具，用来在人类等级和权力设置中向上爬。道家所追求的主要是内悟，而内悟是不能经由知识的贪婪而达到的，也不能经由对此事彼物都无休无止追根究底来达到。内悟只能在沉思冥想中达到，在避开一切可避开之物，排除一切可排除之物中达到。这是要达到一种超然的内悟，可以分辨出什么是人为造作而什么是自然天成，什么是基本永恒而什么是瞬息万变的，什么是乡野生活而什么是城市浮华，什么是自然山水而什么是花园堆砌，什么是富贵娇宠荒淫无度而什么是穷困清贫质朴无华。这还涉及分辨穷得正直还是穷得贪婪，分辨本分廉洁还是时刻觊觎权位野心勃勃。而分野就在于思想之内，也与社会等级高低无关。

“玉之琴瑟，冥冥之中，亦有静友。”

静默之诚实，相当于静默之诚实的某种状态，相当于寻求“平静之道”之内悟的静默者那种没有贪婪欲望的内悟。若有很多人同时追寻这种内悟，而且是在静悟之中，那么世界就会改变。对掌权之术驭民知识的追逐，就会变成对内悟的追求。

有关存在的意义，则道家子弟从不妄言、从不讨论。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存在建立在直接针对理性主义儒家学说的思想之上。与儒家相反，他们不追求真实。他们从已有现有的事物出发，而他们处在生活姿态本身，在造物本身之中。对于道家来说，造物本身是一个价值世界，也不可能再有比本身更多的价值存在。控制这一价值世界本身的每一企图都是表现出控制方对于良性可能怀疑不定的病态。道家学说，与其说是学说不如说是每个个人的清纯精神状态，是静默的内悟，而不是理性分析，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上：如果宇宙是有意义的，那么这种意义不仅在知识起源之处而且也在知识终止之处都已经存在。

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急于追逐知识，像是追逐肉食与瓜果，而这类肉食瓜果其实还是陈烂下去，只会迫使人们无穷无尽地继续追求。即使在这种追求知识的道路上最终到达终点，其实还是一无所获，因为到时一切都显示其本来面目，不是无意义，就是大有意义，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么人们会发现，对于事务本